

閩都別記

第拾肆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福州萬國出版社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四目錄

里人何求纂

第二百四十三回

鯉仙龍鳳除鯤蛇怪

烏精奢台遞開濟名

第二百四十四回

雲程殺番取玉被盜

麻姑真靈蛙精說仇

第二百四十五回

番湯毛糞球麻姑煮怪

山焦甲馬爛多囉權君

第二百四十六回

犬滅犬麻姑明施火

恩報恩多囉暗酬金

第二百四十七回

吳雲程同妻出塵世

羅漢奴設詐感番民

第二百四十八回

惡棍亂倫計除教民

賢君被困牛能解圍

第二百四十九回

閩南獻遷閩遷廣識

思肖立不孝不忠碑

第二百五十回

龍潭壑五怪稱五帝

吳家生二妖圖二男

第二百五十一回

變二配打叱二美

破四假尋回四親

第二百五十二回

太守判合得真蛤子

猴怪報恨毀折浮橋

第二百五十三回

張天師收怪錯滅蛟

柳七娘嫁婿隨赴會

第二百五十四回

賢御史巧剖蛇影冤

奸老婦述說謀殺事

第二百五十五回

上刀梯表請雷伏惡

收拘杞請當官會理

第二百五十六回

頭陀借寶學棍征怪

七娘請奶降神收妖

第二百五十七回

萬壽橋竣羅星塔建

下鄉神降大嶺路開

第二百五十八回

明將興師六軍攻五虎

擎公行仁一字救萬民

第二百五十九回

明太祖微行開茹事

李羅星落魄遇真龍

第二百六十回

無豕弗成家太祖羨民

近唐不及宗鐵冠遺識

第二百六十一回

風漂麻喇國以人疑鬼

巧盜中國種藏婦謀兒

第二百六十二回

麻喇國王位傳華種

葱嶺難轉世隨白姬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十四

里人何求纂

第二百四十三回 鯉仙籠鳳除鯢蛇怪 烏精奢臺遯開濟名

却說開濟以內番難遵行教化暫放去待將來漫漫化之惟常帶衆人內山巡遊宣諭賞賜朝夕使自化頑爲純內山皆遊遍盡悉情形惟玉不取金銀取運入庫以爲建置養民之需其地不時震動比內地不同如船在風波中顛坎地陷數里人死無算開濟知鳳鳥所關浮虛之地難保不海變桑田桑田變海前海來棲海變臺灣今鳳去臺灣變海理之必然卽擇於南山遍栽梧桐綠竹日夜吹簫引之遂引一對鳳凰來棲開濟喜甚其地遂平靜數年誰知鳳被內山野番望見謂之雞連發數彈子打至雙鳳高飛向北而去彈子墜落臺灣南面有鳳山鳳彈兩處地名卽當年之奇跡也開濟聞知鳳被打走望已飛去一時空手無物堪以逐回就取民家大小二雞籠罩望空飛去追罩二鳳飛至臺北山頭盡處被罩住罩化爲二大山峯鳳永不能出今臺灣北路大雞籠小雞籠二山是也其地不再陷惟震動屋宇亦被震倒至今大小之人家備有茅樓草屋遇地動人皆躲其間草屋雖倒亦不至壓死人乃上古之遺風也大雞籠之鳳時鳴聲聞於福州之鼓山絕頂人不知是鳳皆以臺灣之雞鳴原來臺灣大雞籠山與福州之鼓山對峙臺灣之羣山皆係鼓山分支而去宋朱夫子登鼓山絕頂天風海濤亭聞大雞籠鳳鳴曰龍已渡海五百年後海外有十萬人集之應臺轡歸了本朝大澎湖之隆盛也開濟留住鳳凰保地不復爲之海虞猶患海中魚蛇二怪常覆舟吞人那魚怪乃七個大鯢偵船已入卽攝頂船覆分食人身其大如山開濟製鐵菱角大撓鈎以鐵練相連鐵鈎化作七個水手鐵練化帶髮笠自行撐船駕至海中引之七巨鯢擁至不待他攝頂將七水手推於水裡七鯢各吞一個入腹復爲鐵菱角各鈎住腸肚繫之鐵練爲髮絲復爲大鐵練早被開濟牽住將船駕回七鯢魚內臟被鈎住不能擺動作怪定聽之拖回原來海濱周圍數十里水極淺底皆鐵版沙舟至不是碍破便鈎住七大魚自深水拋至淺水浮現如

山又拋至安平鎮北淺水之鐵版沙被魚拖深七八尺七個拖至攔岸每個伏旁安平鎮預設有弓弩手即令發射七巨鯤被亂箭射化爲七山島指連如七星曲拱於海門名爲七鯤水中之鐵版沙拖深大條港路可通舟楫只是平波一望舟人辨不出深淺依舊堪虞開濟隨割一對鹿耳丟於水深港路之旁化爲浮州形如鹿耳與舟人認討門戶即今鹿耳地名也七鯤既伏還有蛇怪乃花尾蛇也其蛇長丈餘渾身與常蛇無異惟蛇尾開放五色花朵共有數百聚集在鹿耳門前一小島嶼溝中遇有舟至尾爲花排布嶼上紅紫爛熳引人泊舟來看玩人人花叢中被毒氣沖久不能得出後之人又來尋亦不能出再後人亦不出一路之人盡沒於花叢中綻繃便斷船即漂沒害人不計開濟早已訪知採礦和作礦乃臺北之所出和以乾柴恐逃走臺陽存匿沿海岸上佈插乳模乳模乃極毒之樹惟枝與葉四季皆春中心有漿如乳其皮至薄輕碍之乳漿即出沾於身即爛死插了此模遺示番衆各駕船至浮嶼周圍水際佈插尖利竹尖皆排周密開濟遂化造天橋運上礦柴填於溝中點起火洒於花叢中礦火大發遍嶼皆滿蛇怪奔入溝躍而溝中之火亦燃焚死無數有數十頭望水際而奔皆被竹尖割破腸肚而死只餘十數個逃上岸夾死於模惟有一二尾順流奔於澎湖溝中開濟在高處觀看惟知走脫一二頭於澎湖溝中再不能害人其澎湖溝即在海中原來廈門臺灣水高澎湖水低廈門去澎湖乃順流只五更水澎湖去台灣乃逆流須七更水台灣去澎湖亦順只五更水澎湖去廈門亦逆須七更水台灣彼此往來皆十二更水程每更陸行六十里由台灣之水鳴流至澎湖會合洞旋大螺紋爲澎湖溝故大海亦有溝也花尾蛇即躲此溝內仍常浮現再無害人船至此溝者皆待至夜方過如日時過恐遇見帕人至今亦然開濟又除了蛇怪水陸皆安靜商賈自遠來遂成海外一邦以左爲台陽右爲台北皆設有首領以內山爲台陰尚未化及至三十六年人民安樂所取之金銀皆建置民間屋舍農器等物以補民資自居之屋不過幾櫨茅舍並無妻子隨從多人自奉極淡薄不設朝官惟設首領料理民事如義皇上人忽然台北出一妖精名甲馬生得嘴尖目圓能變化草木爲兵乃是和神國卓巖明之妖徒鷹精倒海羅刹前同飛天

夜間在和神國存匿四童在島內被周拱王月英以掌心彈打死於山麓被野番拾去烹食此鷹墜在內山叢草中未死復活不回和神國自飛去擇巢栖止至二十餘年因見各番王受用頓起妖心欲奪一國爲王訪遍東南諸番國皆兵馬強悍奪之不易惟台灣君儒民弱易於奪遂到台北一野幻兵設寨掠客劫舍恐周王二仙得知改名甲馬開濟聞知自領兵至將寡難以抵敵思及九仙師臨行賜號六六開濟已經開濟三十六年應當退讓即欲走避奈諸首領不忍相離刻印選民爲兵捐兵助餉各自披堅執銳擁奉君長前去征勦開濟因軍心壯協只得領兵而行將至賊營望見始知甲馬乃鳥之精兵馬乃草木化成又思遇鳥須伏之期至矣只將兵馬駐劄出戰場軍中排佈八門遁甲之陣局以防偷劫營寨甲馬見兵至不戰亦不敢動恐其設謀惟令遊兵誘戰看勢開濟總按兵不動衆首領謂曰自古兵來將抵水來土掩兵旣至不出戰何怯之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開濟曰他之兵乃草木變幻卽勝他何足爲奇特待甲馬自出來討戰引之正身來入局殺之可也衆首領曰今不須主君親到只諸首領督兵殺之兵馬一散甲馬必自出馬引之入局亦好開濟不與去而衆首領心雄要戰卽自督兵出戰初戰時彼兵無幾立刻埋伏俱起他殺我真我殺他不過是草菅樹葉開濟自出救援甲馬看一將頭戴金鰲冠身披黃甲手執偃刀知是主將自亦主戰戴黑鷹冠穿黑甲手執鐵鈎與開濟對戰到數十合開濟被甲馬鈎鎗鈎住平地化作鯉魚騰空而逃甲馬亦現出原形鷹鳥追獲一齊墜山巖頂上魚鳥對扭不開魚畢竟難抵鳥過幾至喪生却有殺敗兵丁往常開濟甚慶惜兵卒軍民人衆亦知其主乃鯉魚精敗兵名多囉因戰過大敗奔散惟他追尋開濟見巖頂有鳥抓魚知是其主被拏執一長鎗爬上巖頂舉起鎗刺去若凡鳥便刺入腹其成精皮厚如鐵刺之不入只刺下肚尾一撮那鳥亦負痛爪放魚得脫身飛遁多囉亦跌於巖下深坑僵而不動鳥以是跌死欲下坑食腦報恨又恐魚遁遠難追荷糞於巖上爲記認待追開濟回來啄食其尸遂飛去追趕開濟矣誰知多囉跌於坑裡氣未絕只失去一會復活爬起無甚傷損又爬上坑想主君走脫否漫漫上巖探視杳無踪跡巖上惟有數莖毛羽知是鎗刺的又有一堆鳥糞必

是臨去疴的因思不能拏來殺之羽毛囊帶回如虎忿貓漫漫來磨滅洩恨亦好多囉遂將甲馬之毛囊拾了
下巖而去那開濟幸被殘兵救得脫身飛遁被甲馬又追至走到倭國地界甲馬將追及適遇日本國王帶妃
子打圍妃子胸前掛一水晶八卦太極項牌開濟急甚變髮絲小金鯉鑽入水晶牌腹中甲馬追及將獲之忽
不見四處尋討番卒見有大鳥飛至遂發彈打之甲馬不敢下墜只高飛繞尋無迹亦去開濟入牌內却被八
卦包羅欲出不能至獵罷妃子回宮脫卸項牌妃子見牌腹有一活小金鯉魚擺尾揚頭外無縫隙不知從何
而入縱能入不敵死猶活異之倭王以爲天降活寶以徵祥瑞立妃子爲正宮此牌交與掌管爲流傳正宮之
寶六六開濟自此長隱不出矣那甲馬既尋不見開濟又被衆彈攻打恨甚仍回至台灣與開濟相持之巖上
不見自疴之囊又不見坑中之尸愈忿怒不勝欲盡殺其地無遺賴再去奪別國即在此巖下栖止復設營寨
幻兵日間帶去各處殺戮夜來收兵回山自此屠戮至南走快的可保性命無虞甲馬驕橫無忌殺至無遺有
僥倖者可保全性命走遲的不分男女老幼皆盡屠戮死於非命正是鯉本是精仁似海鷹豈非怪罪滔天且
看下文分說

第二百四十四回

雲程殺番取玉被盜

麻姑煮蠹蛙精說仇

再先說扶顛國吳雲程太平春鐵麻姑帶衆駕二舟去台灣取玉羽番爲之引導天風助順至於台灣羽番帶
三人上山頂遙指有紅光者是火焰山有白光者是玉山那金銀山猶在外層尙望不見羽番指明了方向即
同下船欲回去三人因羽王有命不許再入內地玉山等處未便強留即贈以乾糧羽番再三叩謝展翅向空
處高飛而去二人即調度將一百二十名番兵留四十名守船其餘各配器械帳房及乾糧各項物件起岸率
兵入於內山走路日裡隨處埋鍋造飯至夜擇地撐架帳房而宿撥兵輪流巡更誰知望近行遠行至二日始
至玉山其諸生番已看見探聽知乃外國人來取玉的遂聚數百個各帶刀箭由山後擁來剎却該番人雖無

謀然走最捷箭最準人未至箭先發三人見遍山生香如熾箭來似雨花是前來利刃令衆兵看守物件勿許妄動惟三人各執盾牌利刀飛迎上山太平春先發掌心彈如雷震耳雲程走如飛鳥太平春亦跟而上麻姑在尾那衆生番聽雷聲如炮早已震得心寒再見三人不畏箭飛騰趕上皆驚得手軟箭皆不發轉身各自尋路走脫該番走甚疾而雲程更疾如飛刻即追及舉刀亂撇殺却無數太平春亦殺倒若干麻姑在外見有刀傷半死活者拏來照脚股攔作兩引掛於樹上十份殺去七份剩下三份皆奔散無踪雲程欲追之麻姑同太平春大喊窮寇勿追我們且幹正事三人遂回令衆分去拾刀弓箭其刀短而剛利弓箭皆不中用既殺走了生番放心打算取玉共上玉山只見羣玉皆連如山石下插深潭上接雲霄皆不甚潔白只揀有三大塊花玷稍少三人自行鑿琢玉至堅又用不得大力漫琢至天晚又下山造飯寢宿至天明又同去再鑿琢取下一塊放於巖側又同上去鑿琢又取一塊而往下看那先取的放巖側無矣遍尋不見又無一個別人三人甚疑共商將此塊後取之玉再放於巖側潛伺之原來巖縫裡鑽出一大白蛙將玉抱緊墜於潭中始知前取之玉亦是偷盜去三人大怒雲程要入潭中殺蛙太平春阻之曰不可此蛙非妖必怪單盜我們所取之玉其中必有緣故若入潭去正落其局麻姑笑曰這裡有寶不携來試之演看何必去浸水費事即下船取沙鍋於巖畔砌石爲灶汲取潭中之水於鍋內採枯枝架火來燒熱滾取匣中化雞蠹投入鍋中初見如死一入滾湯便活如龍在鍋內翻來滾去不停未一會那潭中之水亦漸自翻滾起來須臾忽有赤體孩童抱出原盜之玉放水際曰家主翁送還原玉求勿再熬麻姑問曰汝家主翁何人可叫他出來說知不來立刻叫汝一起煮爛那孩童聽說便入水去又少頃鑽出一個白衣老叟至岸傍跪拜哀求曰天王爺退火莫熬容小類告稟麻姑要他說了退火太平春因見無數大小蛙被湯盪難受皆跳泊岸旁憫之即曰火且暫退容之說明可恕便能如不可恕再起火煎之未遲麻姑遂撈起蠹息火潭中水遂定麻姑等三人坐於巖石之上謂曰今火已熄汝可實說何故偷我之玉耶老叟曰小類非別即此潭中千年之蛙因此玉山乃鎮海之寶山恐外人來收取傷於氣脉神

祇命小類司防之遇有人來取即發山嵐雲霧迷罩出入無徑或致跌傷損今日三位來取因見趕殺生番知非凡俗之人諒撥霧無益惟將玉偷盜歸潭乃係遵奉神之法令並非自作主意擅敢如此求乞詳察雲程曰此乃小茅蟲強辯掩飾不要聽他可再起火煎除之老叟又哀告曰並非虛捏不盜別物單盜本地之物若要此物即在眼前如山盜來何用耶雲程聞說此曰此說得有理麻姑同太平春亦曰似是實情又問曰聞此處還有金銀山必定亦不許人取又答曰二山亦小族之類司守皆不與人取又問曰我所取之玉汝又送還我神又當罪汝矣答曰只求賜知來處名號實告神知罪或可免三人遂將國號姓氏特來取玉製璽之實情說知老叟聞了訝曰原來是扶顛國之太王太后不知罪該萬死若早說知怎敢竊取只是今日所取之玉玷多玉佳潭底有三塊甚美取來換之三人問曰潭底之玉何來又答曰百餘年前有紅毛來取發霧迷他詎其目甚是利害仍能看見通山只有三塊好的被其取下放於巖畔又走別處去還遂將其移壓潭底他因再去尋無再佳的回來扛抬不見遍尋無有無奈而去從此不見其再來留存至今三人命取出來看老叟即令小娃去取須臾衆蛙扛抱三塊出來方圓盈尺純白無玷與前取之玉比較之迥異天壤三人喜不勝言太平春問曰換之神不怪耶答曰不怪太平春曰不怪則可遂彼此對換令軍卒扛落於船訖雲程叫曰蛙老大多謝汝盛情無物可以還敬把金銀相送汝又用不着昔日與誰有冤仇說出我們即代汝報雪以答換玉之情麻姑笑曰前呼小茅蟲欲再加火煎之今稱蛙老大欲代之報雪仇恨前後矛盾何也雲程答曰先以怨報怨今以德報德怎說矛盾老叟曰小類有什麼恩怨漫說無即有小蟲有敢勞大王耶只是本處之賢君長現有天大之深仇無人與報萬民抱恨沒處可伸請代報之何如雲程曰不妨即管說出本地君長有甚深仇我三人若不能代報誓不回國老叟遂將鯉精開濟在台陽虛心教化三十六年中間

怎樣龍鳳除怪 怎樣移風易俗 怎樣台陽可化 怎樣台陰難牧
怎樣教民耕稼 怎樣創人住屋 怎樣導人婚嫁 怎樣給民天祿

怎樣自奉淡薄 怎樣致民豐足 並無妃侍文武 只設酋長頭目
忽來一個烏精 草木皆化兵卒 主君出戰被鉤 化鯉飛昇走脫
那精亦現原形 主君逼步被獲 殘兵不忍行刺 幸助主君走脫
烏精回頭又來 再化兵馬殺戮 人若走快有命 走遲只剩骸骨
可憐怨氣冲天 惟聞一路皆哭 所願天降英雄 代伸萬民冤屈
前後始末根由細告一遍三人聽了駭異問之曰汝在此深潭怎能得知又答曰小類豈能知之前日有十數
個走躲之人坐在潭邊歇息彼此訴前君之仁慈烏精之殘忍說了哭哭了說早辰說至日暮始去小類隱在
水邊潛聽故知之又問曰可有聽那一起人現在存躲何處又答曰聞說俱在大山後谷裡由此出去不遠便
遇得着矣麻姑笑謂曰吾大王惹事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寸土屬王既得其寶總要詢其實情設法代其除精
保民方不負此叟異類之忠義也太平春答是雲程曰有理有理快去快去三人辭退了老叟遂收拾下山結
束行裝帶兵卒等離了玉山望大山尋路而去正是鳥怪惡如生翼虎精義似有心人欲知此去如何下回
分說

第二百四十五回 番踢毛糞球麻姑責怪 山焦甲馬爛多囉權君

却說雲程麻姑太平春聽了蛙精所說情由即帶兵出去大山令兵糧隨後漫進三人先行至於谷口有番衆
聚集山坡踢球近前看之有數十人輪踢一個棕紫圓球一面踢一面口念曰

甲馬烏精 罪重孽深 取汝毛糞 當汝本身 內外一體 血脉相承 一踢二踢 消散原神

三踢四踢 破胆裂心 五踢六踢 氣絕命傾 七踢八踢 魂杳魄沉 九踢十踢 滅精救人

這個踢念完輪換那個接去踢念踢球之人如風飛舞其球踢上墜下似珠躍騰三人看正高興詎那個將球

踢偏墜落麻姑鼻下麻姑不動手脚只口一吹把球吹射不知去向番衆咆哮欲來攻毆索償因見三人品貌不凡不是本地之人不敢造次先查問來歷再言麻姑說我們扶顛國人船由後山經過上來遊探風景球落我面邊不吹去鼻打平有何不是之處如此咆哮不遜衆曰如球在無有不是球今無去怎的不要賠償太平春曰奇珍異寶賠之不起只此線球漫道一個卽一萬賠亦甚易何必着急只此拳大不過值幾文錢今賠汝便了衆喊曰汝外國人不知我球緣故千金還賠不了怎說幾文錢便了雲程怒曰一個線球賠千金還說不了明欺我外方人好嚇詐如打贏便由汝講價揮拳欲打之麻姑阻曰不必打且聽他說緣故再議衆曰說起緣故此球關萬人性命球在人俱在球亡人俱亡卽萬金亦償不得也麻姑曰原來關人命緣故可細說知若尋不出原球亦代保全性命如虛捏嚇詐連幾文錢都不賠衆答有理便舉會話上前將緣故細說一遍中間情節與蛙精所說皆同方知球中乃多囉在巖上取回甲馬之毛糞攪作球與衆念咒拋踢欲致精命以保萬人之故三人聽明同羨曰可謂忠義之至問那個是球主走脫取精毛糞之多囉衆答曰帶人去各山尋球未回麻姑曰球必被精洩去不須尋可叫回來問話一會多囉來見麻姑問曰汝是多囉麼答是又問球尋在否答尋無踪又問烏之毛糞汝取作球踢果何意答恨極不能將惡鳥身驅擎來生啖之只將其血脈相關之毛糞作球咒咀來踢怕他不死又問踢多久了答將幾月了又問既踢幾月聞他死否答曰一月不死兩月亦死總踢他到死方休麻姑大笑曰踢毛糞能致其死世間無惡人若有應七日便見已過幾月空費身力來踢還說甚無價之寶卽幾文錢亦不值了尋之作甚我教汝寫立甲馬之牌大家來輪拜必滅多囉同衆答曰痛恨之極誰肯拜之麻姑曰汝們不願拜我念多囉捨身救主心切除仇今夜上山去代拜之甲馬未滅永不回國汝們且退去雲程問曰他們尚不肯拜我們還拜之既問明白了代之剿滅有何難哉麻姑曰自古殺人百萬自損三千動不如靜今夜只奴一人去拜至明日探信猶在末滅再起兵剿之未遲太平春笑問賢妹去拜是真是假麻姑曰代天行討不真還有假耶三人正談間有人跑來報曰不好甲馬帶兵由後山殺至番衆

大驚三人喝曰不怕非賊軍是我帶來之兵快去引來保護汝們衆猶未信唯多囉上前請問來歷太平春曰我們三人實是扶顛國王之親父母帶兵駕船來此玉山攻玉爲壘聞汝國有甲馬妖孽遂君屠民豈有不代除而去之理多囉聞此甚喜遂率衆同來拜謝請罪遂引進八十名兵卒在平坡駕撐帳房安頓時既暮麻姑欲去山頂去拜雲程再三阻之不住忿甚曰我去殺他來炒糟卽持刀欲去外山刺殺甲馬麻姑任之太平春阻之曰天已黑了夜不行軍且待天明同去遂拖入帳房押住不與去麻姑在外令軍卒帶數件襪物同上對面山頂令軍卒歸帳唯自一人行爲一夜次早二人帳內猶未起而麻姑早已下山襪物亦攜回因聞聲二人始出太平春問曰賢妹怎不再拜而回來耶雲程喝曰他學唐元宗聰明人作懵懂事還有口問之麻姑笑答曰請大王息怒並非學唐元宗乃學兒橋膀下忍之爲用大矣哉雲程曰有何見功麻姑曰不知有無見功惟這時候甲馬不變內腑亦變矣雲程曰無稽之談總要我去走一遭捉住塞汝嘴又持械將去太平春又阻曰忙不在一朝先令人去探聽如何再捉之未遲雲程遂不卽行太平春出帳謂番衆曰我太夫人昨夜在山頂施秘法甲馬難活有誰敢去探聽多囉認去還有胆量八人飛奔前去探查內山至外山計路有二十餘里在地之人只半日卽回多囉入帳報曰山焦甲馬爛雲程問其怎說多囉云去外山查探並無甲馬踪跡屍骸遍野血水成渠曾聞甲馬寨紮於前與本國王變魚鳥相持山巖之下隨去探之惟餘空寨無一兵卒只見巖頂上土皆焦黑不見甲馬人身只盪甲衣服器械各置一方再尋有一大鳥燒得稀爛氣猶騰起倒在寨內料是甲馬原形被火燒爛思之若是火燒山燒死其營寨家私衣甲不燒只是山焦甲馬爛竟然不解只回報山焦甲馬爛此之謂也麻姑曰伊受不得我拜五臟神不安自攻出火燒爛山神亦發光火燒其妖氣皆非凡火故不燒寨屋家私也那甲馬之屍還留在山麼多囉曰已令小卒帶來隨後將至須臾數帶抬甲馬熟尸並衣甲器械亦至三人看其尸果已爛熟麻姑以手持稱之約六十餘斤卽交多囉斫頭號令令肉與犬食衆番抬去分發衣甲器械亦交多囉收存三人遂入帳麻姑笑謂雲程曰何如一拜勝負妙不妙雲程搖頭曰無是事其

精卽在眼前拜之猶不能死尙隔數十里拜之會死此乃遇火燒山燒死只可騙番仔中國人誰信之耶麻姑笑又謂太平春曰賢姊不是中國人必信之太平春曰亦不信今忖度莫非卽各洛寶所爲若是此寶惟他不是在於水土之中不知何以能致之擬度不出說是拜死並火燒山燒死皆無是事麻姑曰實不相瞞那球被妹一吹至對山落於草際品字巖縫中自吹自知他人無一個得知因聞是甲馬之毛糞包扎在內便不教之去尋至暮詐爲去拜甲馬之牌位只令小軍攜帶鍋灶蠶瓮作煮食夜飯辭去自至巖縫取出原球解開將那毛糞並蠶一併投入鍋中架火煮之只擬毛致皮焦糞致腸爛內外夾攻誰知城門夫火殃及池魚原來糞取在山難免沾有土粉併及山焦惟焦不至崩頽其報山焦甲馬爛不錯也是此緣故吾大王可不怪麼雲程笑曰造化不是若是去拜他今夜待通熟將脚骨所下與犬麒麟姑笑曰如能除一救千雖糜頂放踵亦肯爲之何況一屈膝耶雲程曰汝爲我不爲麻姑笑曰若不爲從前怎麼打死替僧屈膝僞閩甘受筆尋雲程笑而走太平春曰亘古只有小孩童吹動簷前瓦誰知還有吾妹吹渺台灣球果然機關甚妙萬古擬度不出矣多囉等入嶼回話分發烏尸停妥麻姑等曰惡已滅除汝們可同回去各歸本業我們亦回本業多囉等曰三位一到便除去兇惡甲馬拯救萬民德大如天無以圖報留住台陽爲君雲程等三人那里肯去多囉再三請之不去卽飛跑內山各處將逃去之男女盡行傳喚至如蜂似蟻欲抬擁三人出爲國王雲程喊曰我們已有邦國不過代除妖孽豈肯忘却故土欲立新主唯多囉肯冒險救君走脫咒罵毛糞其精忠可嘉可扶去扶國安民恰各情理要我們去實是空想大衆同答曰既然如此不敢攀留爲主只求請出代爲主裁調度再回寶國若不去多囉亦不肯爲主必又生變衆仍無家可歸也三人因衆說有理不得不去代之安頓以全其美太平春謂衆曰念汝如此誠意不忍再却只是出去行爲了卽與我回去不可又說留住衆答不敢再留又曰我們之船撥往何處等候衆共議撐駕至鹿耳門聽候三人遂帶兵卒先行衆備有竹兜抬三人各番衆前扶後擁至台灣開濟之原處三人見屋舍卑陋嘆羨不已卽令多囉登位坐了再行安民多囉走避不敢被雲程照肩膀

擎住如猫撮鼠離地尺餘按坐於椅上喊同衆番齊來朝拜大衆皆北面拜舞畢其役手猶不放多囉被按住轉動不能連聲曰求放手不敢走麻姑笑曰人奪之不能遂衆舉之不肯受多囉答曰豈不知抬舉自顧才疏學淺恐重負託誤民既如是不敢再走雲程手始放多囉出位向三人拜謝曰今遵命無別說只求權爲僞主若有回來卽退還朝坐不敢實受三人共答亦可就贈一名號爲權濟長何如多囉又向拜謝遂迎三人入內室供奉外所帶之兵卒紮營護衛只是內外空虛散亂多囉從新揀選首領酋長放缺供職分發安民到亦有經濟內外番民皆服順之正是若不捨身刺鳥肚安能服衆作番王欲知後事下回分說

第二百四十六回 犬咬犬麻姑明施火 恩報恩多囉暗酬金

再說多囉爲台灣權濟長候其舊主出來退回朝位只草草安民使安靖服順因衆民被甲馬驚得胆破走得快便得命走得遲卽被殺去民無所依逃散各山谷今甲馬爛死皆喜無虞故多囉登位省易服順誰知番民易治犬災難治那台灣之犬其大過於麋鹿惡如虎狼守夜如有賊人至居家畜之立地咬死方故番民有名日間外人不敢突入室內必待其家主呼其名便搖尾不拒其俗無家不畜是時甲馬只殺人遺屍遍野犬皆無主無食餓極遂食死尸或六七頭圍咬一尸各拖一塊在於山縫咬食或圍咬一尸碎食所殺之尸不分男女皆無人收埋俾於犬腹至今台灣婦女罵人狗拖去之語卽此之謂犬以死屍爲糧食慣了甲馬滅後尋無死屍便呼羣結陣至大路口竟拖活人去食比虎狼尤甚行人結隊持械過路猶門之不過十有八九俾於犬腹犬餓尋無人食結陣突入人家搶拖男女比虎狼惡台灣地無虎犬卽虎也各路酋長帶衆捕殺竟能對陣抵撲又似知與人對敵難勝呼羣結隊總歸於內外山交界之山下溪旁共集有數千靠大山臨深溪人更難至剿殺多囉聞報欲自率衆去剿時雲程等三人在內室待禮度回等十數日出問因何未至多囉曰內每環出外海好天亦須十數日必到今正要稟明太王太后帶衆往內山公幹三五日纔得回來船如到日祈留待

某回來送鷄三人問去何事多囉嘆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前被禽妖弄得天胡地覆今又出獸孽吵得路塞人逃遂將惡犬食人帶衆去剿之情由說知雲程笑曰不過只是犬怎動起兵馬割雞焉用牛刀只須我一人去都拏來多囉笑曰此處犬不比內地又結隊最難獲雲程曰利害莫如虎都殺過了豈怕犬麻姑笑曰既曉得割雞焉用牛刀吾大王不是牛刀還是錐子要滅他亦甚易天上飛都坐得而除之豈地下走還坐不得而滅之耶多囉曰鳥精只有一個那惡犬有數千集在一堆人無敢近之麻姑曰要除之極易可惜此物在本地無有再思別策除之多囉問何物麻姑曰虎皮多囉曰若是虎皮亦有麻姑曰此地無虎怎的有皮多囉曰前主君遇有內地商船來此貨物盡買分與衆民有五張虎皮皆用不着收存內庫前日開看還在麻姑喜曰可取來看中用否多囉遂去取出麻姑展看皆屬大虎週身皆無欠缺大喜令選五個能因水之人多囉即擇五名番卒麻姑令將此皮各罩身上用針線縫密只露兩目囑汝五人各穿此皮假作真虎跑去外山羣犬聚集之處犬一見必驚逃走汝即泅到溪隨帶布袋將犬屎拾各一袋回來必有重賞五卒共曰犬如不走搶咬奈何太平春曰人見都怕犬有不怕之理五個曰此處無虎怎的便怕太平春曰凡內地之犬何曾有見着虎若遇虎皮即夾尾而走如鼠之畏貓各有所制一見着自然驚怕五卒遂領皮而去多囉問要此穢物何用麻姑笑曰鳥無天星管轄拜之即可致命犬有天狗星專管今來搭台告之那天狗星耳聾以犬屎燒烟與嗅始知此孽食人即降令自攻滅矣多囉信以爲真麻姑問曰此孽原都是家畜因無主纔食死屍爲孽現在人家有否多囉曰現在還有皆是同眷屬一併帶去躲避烏精滅又帶回來未曾食過死人即此間亦有數頭亦是隨主帶之往來未嘗出戶也麻姑曰既有好呆若不作記認將來若奔竄出來難分涇渭可將所有之家犬兩耳割去作記如遇有耳的便是孽犬即行殺之方除得此類淨盡不致漏網也多囉曰有理即撥人分路傳諭家中有犬不論大小俱要割去雙耳不得有違民皆遵令犬皆無耳矣台灣之犬割耳自此而起至今亦然那五卒各穿虎皮至大山下溪邊羣犬望見五虎至皆驚而走五卒見犬果驚走即泅水浮行到溪尋討犬屎誰知

屎皆散別處聚集之地俱無遂放胆去尋越過數層山畚否得數塊望見隔山之麋鹿狼兔等類盡皆紛紛奔竄其胆愈大放心遍處尋討各拾數十塊意欲向北回去詎知野獸見之無不驚走內山之生番見之轉喜以爲大貓卽追趕來打五卒回頭見後山有無數生番各執器械追來便不敢向北仍由原路跑回幸此五個捷甚被追不着生番不肯歇分散緊追五個急甚將虎皮皆脫下丟落山下人便躲於山凹裡生番望見以爲貓被追急跌落山下近皮亂棍打之有數百番人打數千下不動始停而撥看乃皮他竟不知人穿虎皮皆以大貓骨肉被打化去只餘皮壳可見生番之獸慾遂將其皮分割而去原來台灣無虎有貓其貓大如鹿毛斑如艾葉謂之艾葉貓小者如麀該番不知虎皮亦以爲貓皮今北路有地名打貓因此名之那五卒脫身躲至昏夜生番已去始尋路回來入見權濟長帶進內室共告幾乎被生番所獲以皮棄去之情由說知麻姑曰能施金蟬脫壳之計到也中用虎皮失去無妨五卒又獻出五布包犬屎共有百餘塊麻姑令其退出候賞惟三人令後院搭一台人皆屏退在於台上炒焙犬屎與化雞蠹漫漫煨煉隨令人至山巔遙望羣犬聚集之處有無動靜詎知那犬被虎皮驚散至夜入各村拖人及猪羊雞鴨而食日仍聚集是日台上焙犬屎羣犬之中有三四份忽發起顛暴燥跳躍使咬住無發狂之犬無發狂的被咬還口亦咬之遂至眼黃亂咬自門自咬彼此對咬遍山翻滾至溪邊皆落於溪中水被纏不流只有十餘頭過溪走脫其餘幾千之犬皆自相咬死得乾淨那溪今與內番交界太山溪下之咬狗溪是也頃刻數千惡犬皆殁全是麻姑在台上運籌火攻之策前制鳥乃取毛糞用武火攻之使內外糜爛頃刻致命今制犬亦取其糞用文火焙之不致喪生使其暴燥發狂自相咬死卽同使鼠逐鼠之方法也犬死之外又有別獸被帶累那五個假虎之番卒所拾之糞誤拾麋鹿猴獐之糞不能分別一總煨煉以致別獸被煨煉死滿山更有一牡鹿遺屎亦被拾去炒焙發狂鹿子被咬死推入溪中流出太港卽今之鹿仔港也其鹿牡又去尋咬別鹿而死那十數頭過溪之犬走入內山被番民遇見有耳之犬衆共攻擊之亦死看的人看至羣犬自相攻擊皆死盡了回來報知麻姑猶恐復活架起大火燒焦方歇

多囉帶衆去咬狗溪查看犬死填塞滿溪令衆番民拖去分宰食之以消其恨又在各山拾無數別獸回來麻姑方知錯拾別獸之糞故殃及之多囉問故麻姑謂之曰天狗星怒以助惡列陣故併誅之三人又代除了孽犬那海船剛到鹿耳門內三人即要回國多囉再留不得備辦糧食等類諸番民皆趕至沿途跪送三人遂帶兵登舟岸上鳴鑼放炮大船開出鹿耳門船行半日因見所載貨物因何甚沉重便問守船何故如此沉重守船之兵長答曰此乃台地之權濟長遣人上去金銀山取下金銀運來把壓之沙石搬丟落海將金銀裝貯滿艙囑且漫說與太王太后得知三人遂開船板一看黃白貯滿艙堵又問曰聞說二寶山有神把守不與人取怎取得守船兵又答曰亦聞說神不許外人混取惟本國王取得前開濟長去告取爲民創置田產器具遂取之此回權濟長遣人去禱告取爲增報除精保民大恩德之三位回國下次不敢再取如有詐冒取者上山即跌死因此禱告方取之又問曰取下都無生番來劫奪耶答曰亦聞諸生番皆知收贈太王太后報除精之德精若不除殃必及於內山又因初到取玉時被殺皆驚破胆但不行截劫猶呼羣同來幫之扛抬至船若無他來相幫至船還要耽擱數日纔得出港太平春曰不意取一得三皆由吾妹奇人所致也麻姑曰彼奇此獨不奇耶正是滅除羣惡何爲惡男女三奇始出奇後文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百十七回

吳雲程同妻出塵世

羅漢奴設詐惑番民

却說雲程等帶兵駕船自台灣回國恰好順風抵於本國洋面誰知冠南出洋來迎三人見面訝問怎知來接冠南答曰孩兒不放心遣人送重禮去聘羽民國王借撥三羽民接連去探聽皆有回報盡知三親在台灣代之除精等事計算今日必回前來迎接三人聽了稱羨其孝並說知代除害得金銀等事冠南喜甚雲程問曰既有羽番去探聽都未見着何也冠南說只在高山頂瞭望不敢落平地上看下下不覺爹娘故不知也太平春曰他那形樣怎敢飛下對談間船進港上岸起上金銀大塊的約有百餘斤小的亦有十餘斤連回國路過